

通鑑紀事本末廿二

嘉容德松廣同附
魏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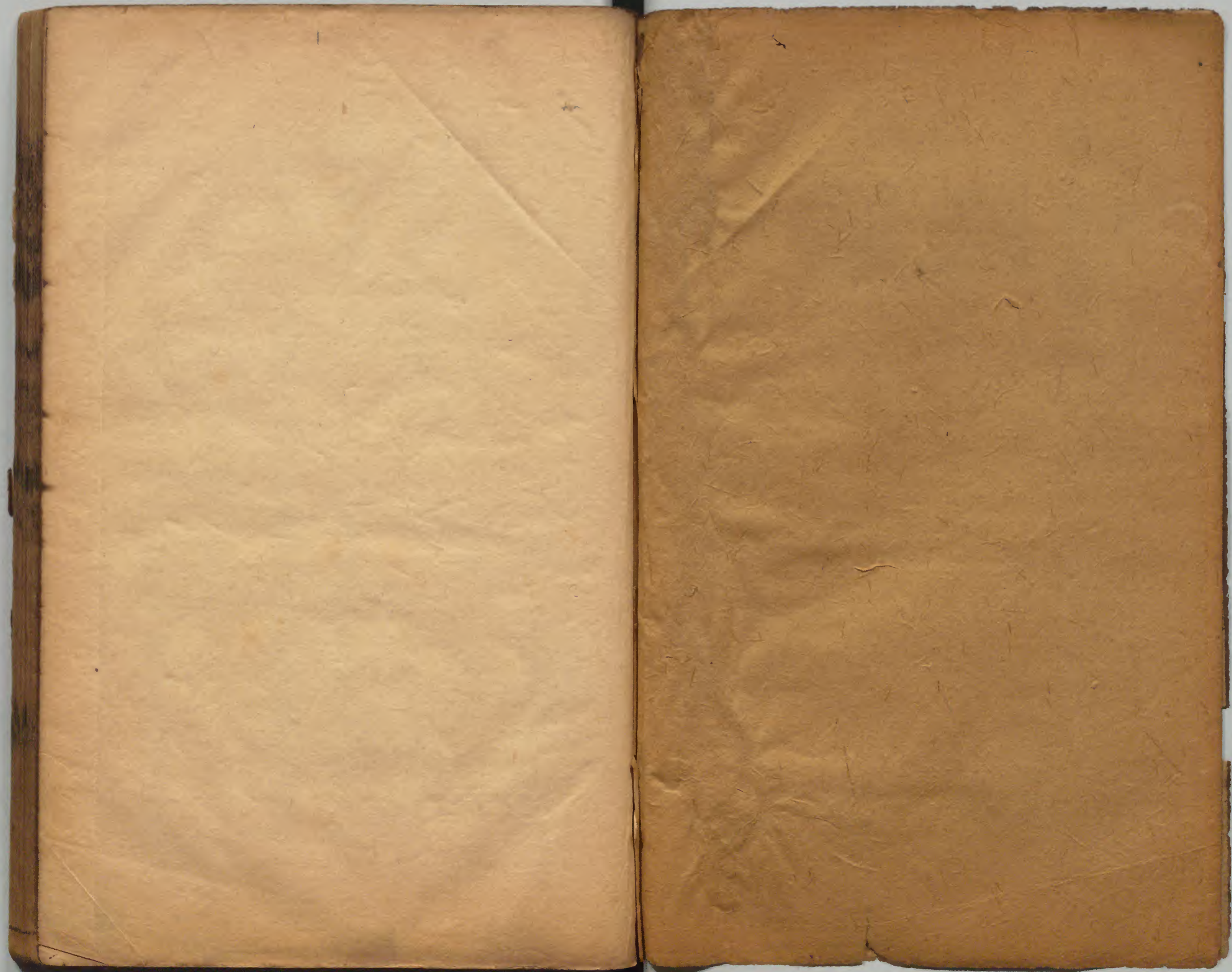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二〇一	架	六四
函	三九一	架	三四

漢書	二二〇一	架	六四
函	三九一	架	三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201
冊數	64 (22)
函號	285 4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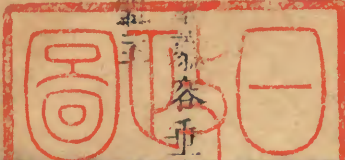
丁零叛燕

居獄叛秦慕
容鳳等歸之

晉武帝太元八年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慕容鳳及燕
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各帥部曲歸之初

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

九年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
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帥其眾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



慕容寶請垂
誅斌垂不從

斌怒垂不與
尚書令遂謀
沃垂殺之

垂真欲應符
不實遂擊走
之

垂至滎陽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以翟斌為建
義大將軍封河南王事見慕容
叛秦復燕燕翟斌恃功驕縱邀
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
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
今事未成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
體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
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
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
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為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
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
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
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事覺
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眾
北奔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
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
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為亂耳今
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克矣
垂從之秋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太原

慕容楷不聽
袁言敗於翟

慕容麟慕容容
大破走翟遼

慕容麟
攻走翟

鮮于乞殺真
自立營人復
乞立成

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邳楷欲
戰農曰士卒飢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
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真北趨中山屯于承營冬十
月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十一月
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
屯無極農屯葦城以逼之遼真之從兄也十二月
燕慕容麟慕容容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
真

十年春二月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其攻
翟真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勢翟真望見
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勁勇而翟真懦
弱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衆必散矣乃邀
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
衝之真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
外郭夏四月翟真自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
乞殺真及諸翟自立為趙王營人共殺乞立真從弟
成為主其衆多降於燕閏五月庚戌燕王垂至常
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秋七月癸

鮮于得斬成
出降

鮮于得斬成
出降

西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阮成衆
十一年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遼犇黎陽太守
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
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城遼於後閉門拒之恬
之東犇鄆城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
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春三月泰山
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秋八月翟遼寇譙朱序
擊走之

十二年春正月翟遼遣其子釗寇陳潁朱序遣將軍

秦膺擊走之夏四月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舍遠

以郡降翟遼燕王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衆返覆

二國之間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

事輔太子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

楷為前鋒都督遼衆皆燕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

王子吾之父母也相帥歸之遼懼遣使請降垂以遼

為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井陘人賈

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遙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

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

翟暢叛降君
遼

慕容垂攻遼
遼降

慕容宙慕容
寶擊走賈鮑
百通

翟遼復叛燕

翟遼謝罪垂絕之遼自稱

魏天王

擊大破之盡俘其眾唯遙鮑單馬走免冬十月翟

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

十三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畦瓊詣燕謝罪燕主垂

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絕之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

光置百官夏五月翟遼徙屯滑臺

十四年夏四月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冬十月

燕樂浪悼王濫為冀州刺史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

於濫為濫帳下乙酉刺濫殺之并其長史司馬驅帥

守兵二百戶犇西燕遼西王農邀擊於襄國盡獲之

惟堤走免

十五年秋八月劉牢之擊翟釗於鄆城釗走河北又

敗翟遼於滑臺張願來降

十六年冬十月翟遼卒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

城燕遼西王農却之

十七年春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

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

南擊釗燕主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

臺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尚書郎渤

劉牢之擊釗
敗遼張願來
降

遼死釗立釗
攻燕慕容農
却之

垂引兵擊釗

張騰勸慕容
永救釗不從

通鑑紀事 卷八十七 五
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
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
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
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
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 六月燕王垂徙營就西津去
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
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泝流而
上釗亟引兵趨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
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之亟還
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竭攻營
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
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眾
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釗無
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
兵掩擊盡獲其眾釗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承以釗為
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承殺之
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興長卓遼東夔騰陽平
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韓詔以為冀州諸郡各將

釗奔承封東
郡王後謀反
承殺之

垂用那曷崔
遲等

四王嚴憚崔
蔭

部曲營於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
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
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
徐州民七千餘戶于黎陽以彭城王脫為徐州刺史
鎮黎陽脫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蔭為宙司馬初陳留
王紹為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樂浪王濞
為征東將軍垂皆以蔭為之佐蔭才幹明敏彊正善
規諫四王皆嚴憚之及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
戶口滋息秋七月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右光祿
大夫餘蔚為太僕射

張溥曰苻堅之敗於淝水而歸慕容垂也執之
止一夫力耳慕容寶勸垂早圖垂弗聽也昔項
王破走彭越拔滎陽烹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
遂圍成臯漢高急而逝獨與滕公載北渡河馳
韓信修武壁將其軍乃復振令韓信是時取漢
高無異几上肉顧不忍反資以兵漢竟有天下
信則族誅今苻堅困敗赴垂生死惟命垂感微
恩以兵授之獨不慮堅為漢高乎堅比至洛陽

衆十餘萬。垂請奉詔書，鎮慰北鄙。權翼止堅，勿許。堅竟縱之。翼遣壯士邀於河橋，垂結草筏，易衣馬，始免。設一失計，身死不暇。安能脫條籠，振絕業哉。丁零翟斌者，秦之衛軍從事中郎也。反於河南。堅檄書使垂討之。垂卽斬吏燒亭，襲殺苻飛龍，與斌合。前者堅就垂，而垂舍之。今者垂離堅，而卽與堅敵。釋掌握之易，尋鋒矢之難，等叛耳。不順取而逆行，何心乎。抑英雄舉事，不乘人險，兵交在下，無居首名。前之縱堅，所以明義。後之從斌，叛則有辭。觀垂上表論列，稱堅單馬來奔，奉衛非貳。苻丕苻暉，讒忌見迫。丁零夷夏，推爲盟主。令終不遂，泣望西京。知其心慚倍德，亦不樂以畔人自處也。斌恃功驕縱，潛謀叛垂。事洩受誅。後翟真翟成翟遼翟釗等反覆構難，雖敗死，繼告垂亦苦兵。釗奔慕容永，戰爭始息。後釗復謀反，永殺之。丁零種衰且盡矣。夫堅不蚤殺垂，國家立覆。垂不蚤殺斌，用兵日疲。豈垂之智計，反不及其子寶哉。羣叛相聚，執必爭雄。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終
大爲楚漢。小爲張陳。未聞有始終無變者也。王莽篡漢宗室舉義。南陽下江附劉縯。新市平林附劉玄。謀出同族。讐猶質首。何責於鮮卑。丁零乎。斌始叛秦。慕容鳳等歸之。勸其奉垂。卒滅翟氏者。慕容氏。愚哉斌也。然垂起兵復燕。慕容泓。慕容冲應之。燕將殺泓。立冲。稱西燕。段隨弑冲。隨誅忠立。忠復被弑。而承立。承自帝垂擊殺之。一燕也。而魚肉若此。斌又不足道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拓跋興魏

魏元皇帝景元二年。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爲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毘氏。分統部衆。爲

拓跋力微部
渠浸盛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十八
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眾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晉武帝泰始三年，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咸寧元年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三年冬十二月，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自沙漠汗入質，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乙百四。子悉祿立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

太康七年，鮮卑拓跋悉鹿卒，弟綽立。惠帝元康三年夏六月，拓跋綽卒，弟子弗立。

衛瓘以計間
務桓力微

拓跋祿官分國為三部

四年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立

五年冬十二月拓跋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

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

沙漠汗之子猗弋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

弋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

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

說猗弋猗盧招納晉人猗弋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

者稍眾

十年秋九月拓跋猗弋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五

降附者三十餘國

永興元年秋七月東嬴公騰乞師於拓跋猗弋以擊

劉淵猗弋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

于汾東而還

二年夏六月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

猗弋衛操勸猗弋助之猗弋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

將綦母豚詔假猗弋大單于加操右將軍甲申猗弋

卒子普根伐立

懷帝永嘉元年拓跋祿官立弟猗盧總攝五部

猗盧善用兵
衛操衛雄箕
澹說猗弋猗
盧招納晉人

猗盧擊
劉淵

猗弋斬綦母

劉琨與猗盧
結為兄弟

猗盧得陞北
之地益盛

破劉粲

四年冬十月劉琨之討劉虎白部也遣使卑辭厚禮

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

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

為兄弟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猗盧

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

中入鴈門從琨求陞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為

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峙崞五縣民於陞南以其

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

五年劉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猗盧遣其子六

脩將兵助琨戍新興事見石勒寇河朔

六年漢靳冲等攻劉琨於晉陽猗盧遣兵救琨擊走

之劉粲等復攻晉陽拔之猗盧自將破粲等琨復

入晉陽事並見西晉之亂

愍帝建興元年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

城為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灑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

鎮之統領南部

三年春二月詔進拓跋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

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琨遣

倚盧與莫合參大計

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耻也。若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倚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倚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携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四年，初代王倚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倚盧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倚盧使拜比延。

六脩不從，倚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使人道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為倚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脩慚怒而去，倚盧召之，不至，大怒，帥眾討之，為六脩所敗，倚

受比延六脩弒

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為六脩所弒。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普根代立國

普根滅而自立

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澹久佐倚盧，為眾所附，謀歸劉琨，乃言於眾曰：聞

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將奈何？晉人及烏桓皆

衛雄箕澹帥歸琨

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十二月拓跋普根之子又卒國人立其從父鬱律。

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落降于鬱律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彊雄於北方

律雄於北

倚妻惟氏

鬱律立

倚

王氏匿免什翼健

四年拓跋猗屯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儻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健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

明帝大寧二年代王賀儻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十二月代王賀儻卒弟紇那立

成帝咸和二年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蘭

翳槐立為代
王統那奔字
文部

部統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遣統那與
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四年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跋翳槐為代王代王
統那奔字文部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和
咸康三年趙將李穆納拓跋翳槐于大甯其故部落
多歸之代王統那奔燕國人復奉翳槐為代王翳槐
城盛樂而居之

翳槐卒梁蓋
殺孤孤孤
不可自詣鄴
迎什翼犍

四年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翳槐疾病命諸
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什翼
犍在遠來未可必比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而翳

什翼犍能脩
祖業

槐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
而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為質趙王
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於繁時北
改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初代王猗盧既卒國
多內難部落離散拓跋氏寢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
智略能脩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眾務以代
人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
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

什翼犍議都
灑源川母王
氏止之

燕王號以妹
妻什翼犍

什翼犍被劉
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
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

五年五月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灑
源川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爲業今國
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代人
謂它國之民來附者皆爲烏桓什翼犍分之爲二部
各置大人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實君監其南什翼
犍求昏於燕燕王號以其妹妻之

六年春三月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宮

七年秋九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

代王妃慕容氏卒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

代王什翼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

求和於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務桓又朝貢於趙趙以

務桓爲平北將軍左賢王

康帝建元元年代王什翼犍復求婚於燕燕王號

使納馬千匹爲禮什翼犍不與又倨慢無子婿禮入

月號遣世子雋帥前軍師評等擊代什翼犍帥衆避

去燕人無所見而還

二年春正月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

穆帝永和十二年春正月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闕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闕頭懼請降

劉闕頭降什翼犍

升平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劉闕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乘冰度河半度而冰解後衆盡歸劉悉勿祈闕頭犍代悉勿祈務桓之子也

三年夏四月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

四年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主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賀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夷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

什翼犍以女妻劉衛辰

五年春正月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

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

哀帝興寧三年，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

海西公太和元年代王什翼犍遣左長史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冬十月，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翼犍命以葦繩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

水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

衛辰犇秦，秦王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代將長孫斤謀弑代王什翼犍，世子寔格之，傷脇，遂執斤殺之。

夏五月，代世子寔病傷而卒。秋七月，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為之赦。

境內，名曰涉圭。孝武帝寧康元年夏，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南走。

什翼犍擊走

代世子寔格殺長孫斤被傷而卒

寔遺腹子多涉圭

劉庫仁敗於秦兵

太元元年冬十月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
 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
 十萬擊代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
 遷李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
 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
 辰為鄉道十一月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
 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
 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戰戰於石
 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
 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
 犍復度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
 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
 寔及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闕婆壽鳩
 紇根地于力真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
 子津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
 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
 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遂殺
 諸弟并弑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

孤子斤說寔君弑什翼犍斤殺諸弟

賀氏以珪走
依賀訥

荷堅車裂寔
君斤

燕鳳請堅分
代民為二部
命庫仁衛辰
統之

劉庫仁謹事
拓跋珪

李榮張蚝勒兵趨雲中部眾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也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執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永為不叛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眾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遷之長安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耻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

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九年冬十月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

輿虔之子常攻殺劉庫仁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

衆

十年秋八月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又破

柔然於意親山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此來行兵

所向無敵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

曰從兄顯忍人也必將為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

也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顯弟亢望

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

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且以其

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

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向

晨賀氏故驚廐中群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

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邪顯以故不急追珪

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

劉庫仁為慕輿文等所殺弟頭眷代領部衆

羅辰請頭眷向劉顯不聽

羅辰殺

劉顯將殺珪賀氏以計脫之

穆崇以計免
桑大眷之死

上氏奔劉元
家

渥渥諸長孫
歸瑋

賀瑋丁使侯
引七突殺瑋
耐古真知之
不敢發

染干圍瑋賀
氏責止之

拓跋珪即代
王位

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顯疑梁六眷泄其
 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為逆我
 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
 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元渥
 家匿神車中三日元渥舉家為之請乃得免南部
 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將奔太原時拓
 跋寔君之子渥亦聚眾自立嵩欲歸之烏渥謂嵩曰
 逆父之子不足從也不如歸珪嵩從之久之劉顯所
 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賀訥弟染
 干以珪得眾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殺珪代人尉
 古真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
 其謀執而訊之以兩車軸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
 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曰汝等欲於何
 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慚而去冬十二月拓跋珪
 從曾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
 為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
 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

務農息民

去斤劉犍
從染干劉
真殺之

大人分治其眾以上谷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廣甯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待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長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二月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息民國人悅之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真帥所部降於代奴真有兄犍先居賀蘭部奴真言於代王珪請召犍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犍既領部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賀

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為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為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犍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責染干染干乃止夏四月代王珪初改稱魏王魏王珪東如陵石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諸將請追之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一愚者固宜前却不足追也秋七月己酉魏王珪還盛樂代

下桓等謀執
以應窟咄

懼內難復
蘭部

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倍斤
 代領其眾劉顯弟肺泥帥眾降魏初秦滅代遷代
 王什翼犍少子窟咄于長安從慕容永東徙求以窟
 咄為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亢望迎窟咄以兵隨之
 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和等與部人謀
 執珪以應窟咄幢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
 桓舅穆崇告之珪誅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
 問珪懼內難北踰陰山復依賀蘭部遣外朝大人遠
 東安同求救於燕燕主垂遣趙王麟救之冬十月
 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
 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眾驚擾北部大人叔孫普洛
 亡奔劉衛辰麟聞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
 近眾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
 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乃悉收其眾以代人庫
 狄干為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
 馬甚盛後秦主苻萇以衛辰為大將軍朔州牧十三
 幽州牧西燕主承以衛辰為大將軍朔州牧十三
 月燕主垂以魏王珪為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且不受燕封

十二年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為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秋七月，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眾，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引燕兵擊
劉顯

破庫莫奚

十三年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秋七月，庫莫奚復襲魏營，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為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間。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二月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鄰部於女水，大破之，盡徙其部落而還。

破高車等

十五年夏四月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鄰、紇奚皆降於魏。秋七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鞬攻賀蘭部，賀蘭困

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鞬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汪擊殺直力鞬劉衛辰

十六年冬十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鞬帥眾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鞬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走，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鞬於木根山。衛辰為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于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屍于河。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大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奕干。

部悉

衛辰少子勃勃奔薛干部

珪屠薛干城大悉伏奔秦

沒奕干以女妻之。十八年秋七月，魏王珪以薛干大悉伏不送劉勃勃，八月襲其城，屠之。大悉伏奔秦。二十一年秋七月，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

魏國號仍稱

太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
安帝隆安二年夏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號
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為天子因以其國為天
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
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為號黃門侍郎崔宏
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代雖舊邦其命維
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
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秋七月魏王珪遷都平城始
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川分至及臘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
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冬十
一月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
律儀曹郎清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
史令鼂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
式淵羌之孫也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
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
二十七人皆為皇帝謚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
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

珪即帝位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八
明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衆却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張溥曰晉世五胡雲擾中原分十有六國宋初猶存五國而赫連沮渠最後亡晉文帝元嘉十六年始盡入於魏創業者則珪也珪之先世有天女生男之祥諺云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其事誕不足信若猗盧之善用兵鬱律之雄北方什翼犍之脩祖業則未可謂非人傑也猗盧與兄猗屯從晉東嬴公騰擊破劉淵及劉虎白部劉琨結爲兄弟藉其兵力斬靳冲劉粲等立功王室庶幾張軌慕容皝其盡得陁北地爵代王豈僭哉猗盧愛少子比延疏長子六脩而被弑普根攻六脩滅之討賊之正也普

根卒子又早死。國人立其從父鬱律。猗也妻惟氏忌而殺之。其子什翼犍方在襁褓。匿母袴中。乃免。後翳槐死。拓跋孤親迎于趙。讓之以國。諸方歸服。長孫斤謀弑什翼犍世子寔格殺斤。寔亦傷脅死。珪其遺腹子也。寔君弑父。珪從母走。依賀訥。屢蹈死而脫。雖賀氏之智。劉庫仁梁六眷尉古真諸臣之忠。足以濟險。抑天將興魏。其人固不可得而殺也。夫中原土地。始并于苻堅。繼歸于後魏。淮漢川蜀以北。稱中國王者。不能有也。然前秦之興。自苻洪始。歷健生堅。丕登崇。凡六主。共四十二年。爲姚興乞伏乾歸所滅。魏則起道武登國元年。止孝武永熙三年。凡十三主。共八十九年。傳國脩促殊矣。珪于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即代王位。改國號魏。至安帝隆安二年。稱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子紹弑之。禍與猗盧什翼犍同。三人皆拓跋氏。並厄于禍。其才能大彊。宇讐荒服。而不察蕭牆。豈見遠者遺近。圖大者忽微哉。且猗盧之弑。繇愛少子。什翼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之弒。繇繼嗣未定。釁雖積漸。尚可恕。曰：人倫之不幸也。珪悅。賀太后妹。貌美。殺其夫。納于宮中。生清河王紹。紹年十六。無賴。珪將殺之。反遇弒。書云：自作孽。不可活。非歟。唐太宗取隋天下。而失之。巢刺王妃。明皇戲唐大難。而失之。壽王妃。楊氏。皆不知鑒珪也。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魏伐後燕

晉武帝太元十三年。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太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為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為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

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翰之子也。

十六年春正月，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于燕，請為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夏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

賀訥於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

秋七月，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燕主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絕，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

二十年，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夏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萬向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六千為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彼有內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

慕容麟擒賀訥

慕容麟歸訥

慕容麟

太子寶等討之高湖諫不從

白子秦
謙乞

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遽興兵擊之。拓跋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湯秦之子也。秋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徂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王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遵。壽鳩之子也。秦王興遣

姚興遣楊佛
嵩救魏

慕輿嵩等謀
作亂事洩死
寶麟等內自
疑

麟不聽支曇
猛言敗於魏
兵寶等僅免

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將慕輿嵩等以垂為實死，謀作亂，奉麟為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眾，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眾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為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謂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

魏殺慕容紹
慕容容倭奴

王勸珪阮
燕人

寶請更擊魏

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
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
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
遵以兵邀擊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
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
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
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
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用
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
彛太史郎遼東晁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
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眾彊盛今傾
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
為易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阮之十二月
珪還雲中之盛樂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
魏司徒德言於燕王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
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以
清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
城以陽城王蘭汗為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命

隆盛悉引其精兵還山中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

軍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三月庚子燕王垂留范

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

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

鎮平城垂至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為前鋒以

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疆龍城兵勇銳爭先度

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

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

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陂也見

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

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

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犇告於魏云垂已死

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

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夏四月

癸未卒於上谷之沮陽秘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

發喪謚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即位大

赦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堯青

垂兵直指雲中拓跋虔敗

參合陂

平城沒乃還

垂卒寶即位

段后憂寶
不聽

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
王農為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
晉陽又以安定王庫儵官偉為太師夫餘王蔚為太
傅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
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
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
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
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為
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

後段后料慕
容德可王燕
祥

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
懷異日必為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
右多譽之故垂以為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為晉獻
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
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
哉觀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祥未
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
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
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况能守先

寶使麟逼段
后自殺

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太廟。况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夏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甯太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孰之曾孫也。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廕之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上谷張

與怨慕
左者召魏

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遂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叩之并州。并州素乏儲峙。是歲早霜。民不得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鴈門李粟將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雄俊有器藝。燕王垂愛之。寶之伐魏也。垂命會攝東宮事。總錄禮遇。一如太子。及垂伐

主遺言以會
在盛麟則

策

魏命會鎮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
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寶以會為嗣而寶愛少子濮陽
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恥為之下乃與
趙王麟共勸寶立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為皇后
策為皇太子會盛皆進爵為王策年十一素羸弱會
聞之心慍懟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
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王隆參佐
部曲家屬還中山會違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
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 戊午魏軍

海宙

肥獲慕
妻子珪

取并州

大收獲慕容
以得高秀和

王農出戰大敗犇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
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
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
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自置刺史太守尚書
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
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己未
遣輔國將軍奚收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買得及離
石護軍高秀和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為諸郡太守招

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衆彊千里，遠鬪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睦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勅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四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冬

軍事委

拔常山獲
荀延諸郡縣
皆降

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己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以爲征東左長史。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荀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

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眾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新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珪軍于魯口，博陵太守申承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珪素聞宏名，遣吏追承，獲之，以為黃門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博陵令屈遵降。魏珪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見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

魏使
魏兵
追擊韓
諱止之

沒根降燕還襲魏

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沒根懼誅巳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王寶以爲鎮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効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獲首虜而還

魏軍破魏軍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爲變矣儀以爲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燕王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犇中山癸亥信都降魏燕王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

魏攻信都慕容鳳奔中山

醜提作亂珪欲北還求和實不許

宮人募郡縣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為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為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使冗從僕射蘭真責珪負恩悉發其眾步卒二十萬騎三萬七千屯於白陽之柏肆營於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為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逃走魏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

寶募兵擊魏營作軍營

珪敗

至其帳下得珪衣鞞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眾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眾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為魏所係虜者甚眾先是張袞常為魏王珪言燕祕書監崔逞之材珪得之

得崔逞

慕輿皓謀弒
寶立麟不克
齊魏

甚喜以逞為尚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已卯
夜燕尚書郎慕輿皓謀弒燕王寶立趙王麟不克斬
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
下表求赴難燕王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
軍庫儔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為前鋒崇嵩
之子也偉等頓盧龍近百日無食噉馬牛且盡會不
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為名復留
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強弱
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

崇擊敗魏

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
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
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數○百○人○崇○進
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
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
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
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
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
頓○兵○經○年○凶○執○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

慕容隆請寶
珪為麟所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十九

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離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巴西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爲坐自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執，疆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願生。今幸而破賊，古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衆，大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

上請戰
復固止

精弑寶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十九

賈恐麟奪會
甲謀去中山
走保龍城

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
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
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
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
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
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
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
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
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遼東高撫善
上蓋素為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
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
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
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問其
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
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
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而為衛軍所抑
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
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眾望擊退魏

公會歸說隆
而中山不聽

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王子

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

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

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為鞍乘俱得免燕將王沈

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

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

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欲

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日珪乃止燕開

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王閉門拒守珪盡眾

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

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乎皆曰羣小無

知恐復如參合之眾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

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東將三千

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燕王寶出

中山與趙王麟遇于阡城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眾

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

擊之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

寶等出赴會
中隆迎慕容
詳等出城

王沈等降魏

魏王珪欲夜
入中山城王

建志欲以
慕容詳以

麟見寶至驚
慕容詳遣
兵擊之獲其
太子

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于薊南，寶恠會容止怏怏，有懼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它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儁、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眾心忿憤。」

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輩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璆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矜狠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已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已。又知終無為嗣之望，乃謀作亂，幽平之兵皆

寶減會兵分給農隆

魏石河頭追寶不欲戰

謀作亂

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薊宮臣等從王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爲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輒之事實乃謂衆曰道通年少才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仗會以爲羽翼何可離左右也衆不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

欲除會與
力止之

遣仇尼歸
提染干襲
隆隆被殺
仇尼歸

會使募與騰
初會不死會
初具攻寶寶
能至龍城

大破會兵
雲破走會
容詳殺會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十九

仇尼歸吳提染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
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
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
寶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曰吾素疑二王久矣除
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
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
自負邪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
會就坐寶曰衛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
殺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
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乙亥會遣仇尼歸
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
并求為太子寶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
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
以討慕輿騰為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
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
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走
還營侍御郎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眾
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十九

貝殺會母及
六三子

許族誅庫儻
日驥符謨

中山民結盟
為戰

許即帝
仁教拓跋觚

許殺可足渾
潭

及其三子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
 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魏王珪以軍
 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慕容
 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珪擊破之斬首五
 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五月燕庫儻官驥入中山
 與開府公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儻官氏又殺中山
 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
 結盟人自為戰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
 督諸郡義租甲寅以東平公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事充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
 慕容詳自謂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
 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潭為車騎大將軍尚
 書令殺拓跋觚以固衆心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
 尊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秋七
 月慕容詳殺可足渾潭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
 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饑窘
 詳不聽民出采稻死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
 遣輔國將軍張驥帥五千餘人督租於常山麟自丁

麟潛襲中山
殺詳遂稱尊
號

麟設慕容德
運滑臺

麟敗于珪遂
郭魏克中

零入驤軍潛襲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稱尊
號聽人四出采稻人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
餒魏王珪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
郭麟追至泝水為魏所敗而還八月丙寅朔魏王珪
徙軍常山之九門軍中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
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
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
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
中山入其郭而還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
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鼂
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
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十月
丙寅麟退阻泝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
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
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
人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珪衰弱司徒
德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王寶南還十二月寶遣
將軍啟崙視形勢乙亥慕容麟至鄴說范陽王德曰

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阻懼，不可守也。不如南趨滑臺，時魯陽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

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自鄴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上尊號於德，德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以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燕啟崙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燕王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

慕容農設寶襲庫莫奚

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即日引還。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

寶還龍城

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釁。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

貴欲伐魏慕
谷農慕容盛
以諫為慕輿
騰所阻

成，難與圖始。今師衆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燕軍發龍城。

段速骨宋赤
眉等立慕容
慕容受慕容宙

慕容騰為前軍，司空農為中軍，寶為後軍，相去各一
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建，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
因眾心之憚，征役遂作亂。速骨等皆高陽王隆舊隊，
共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為王，殺樂浪威王宙。中牟熙
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
故獨得免。燕王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出迎，
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宜小清澄，不可使出。」農引刀將
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容騰。癸未，寶引兵還
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騰營
亦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
僅而得免。燕尚書頓兵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
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長樂王盛徙
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
纔百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鬪志。三月甲午，速骨
等將攻城。遼西桓烈王農恐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
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日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
甚力。速骨之眾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農素
有忠節威名，城中之眾恃以為彊，忽見在城下，無不

速骨等誘執
慕容農

長上阿交羅謀立農讓誅讓等
蘭汗襲殺速骨廢崇迎寶
寶欲還盛等

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
寶盛與慕輿騰餘崇張真李早趙恩等輕騎南走速
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
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讓出力犍等聞之丁
酉殺羅及農速骨即為之誅讓等農故吏左衛將軍
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
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城寶
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
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沈陽王合眾

人留寶不許

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眾徐歸龍都亦未晚
也寶從之夏四月燕主寶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
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
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
亂失據來此王亟白丞相奉迎鍾德之從弟也首勸
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南燕主德德
謂羣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
播越民神之主故權順羣議以繫眾心今天方悔禍
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黃門侍

德欲迎寶張
華慕輿護止
之

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寧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况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躡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况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陛下馳往調之。德流滄海，遣之護帥壯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既遣思詣鍾，於後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土。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勝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斬之。寶遣扶風忠公慕輿、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

盛殺慕輿騰

鉅鹿長樂諸豪傑願奉寶

不肯留冀州

曹蘇超言
不聽張曹
盛而汗

欲自出請
罪于寶兄弟
上之

加難殺餘
宗弼寶及策

自稱昌黎

曹素武健，請為寶合眾。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王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它，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陁，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陁北，拜謁已，從寶俱進。頽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腑，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贈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弑之。汗謚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為太尉，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真止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十九

二十一

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堤驕狠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問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為征南將軍。偶人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眾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不能辦此。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為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眾。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堤加難。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帥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病。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盛妃。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之。不殺。李旱衛雙劉

堤加難加難

汗見弟

慕容奇起兵

堤加難怒汗

慕容盛不果

盛與李早衛
劉忠張豪
張真等殺穆
汗與加難

忠張豪張真輩皆盛所厚也。而穆引以為腹心。早雙
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等。破
之。庚寅。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于東
宮。與早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
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
令支白狼。盛遣早真襲誅之。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
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帥壯士數百來赴。
盛拜拔為大宗正。辛亥。告于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
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
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

元汗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統制。諸王
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為尚書左僕射。衛倫陽瑒魯
恭王騰為尚書。悅真為侍中。陽哲為中書監。張通為
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謚寶曰惠閔。皇帝廟
號烈宗。羣臣固請上尊號。盛不許。八月。燕以河間
公熙為侍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城陽公
元為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為左將軍。張豪
為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冬十月癸酉。燕羣臣復

盜即帝位

上尊號丙子長樂王盛始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

三年初秦王登之弟廣帥眾三千依南燕王德德

以為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

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

滑臺孤弱土無十城眾不過一萬鍾既敗附德者多

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廣

斬之燕王寶之至黎陽也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

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滑引晉軍至管城欲因德而

而作亂既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苻廣辯復

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

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悔之閉門拒守

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

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

鎮俘獲千餘人陳頴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衛將軍

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

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人今也吾

為客魏為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

待廣自稱秦王擊破慕容

魏以滑臺降

魏和跋擊破慕容鎮

慕容雲斬李辯出滑臺赴德

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用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與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為魯，虛危為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瑯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帥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

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秋七月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德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瑯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瑯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犇辟閭渾渾表爲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爲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十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戍薄苟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攜妻子犇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瓘爲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瓘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過漢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爲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四年南燕王德卽皇帝位于廣固大赦改元建平更

德卽帝位
廣固更名備

名備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謚燕主暉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立妃段氏為皇后

張溥曰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夏五月燕遣其

太子寶擊魏秋七月降其別部進軍臨河九月

魏王珪將兵拒燕冬十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

至參合陂大敗之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燕王垂

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上谷太子寶立

秋八月珪擊燕九月慕容農敗走魏取并州冬

拓跋儀攻鄴慕容德擊破之安帝隆安元年春

正月德又破儀燕與魏勝負角見殺傷相當卒

至國破君弑者豈盡戰之罪哉病在垂老而不

知擇子寶暗而馴致家難也垂初立第四子寶

為太子時後段后言其才弱恐麟為患請擇農

隆付以大業垂不聽寶立即弑段太后身為賊

子欲使弟恭子孝難矣隆安初魏圍中山久城

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力請從眾麟固止

之慕容皓謀殺寶立麟蘇泥告變皓斬關奔魏

麟又劫北地王精弑寶。精守義死。麟奔丁零。時寶召會赴難在道。寶恐麟逆奪其軍。遂謀棄中山。走保龍城。夫人心欲戰而遏之。大國可守而去之。寵弟作難。越在草莽。惟賴愛子奉衛。周旋無殞。豈意會復懷憾。謀誅二王。廢太子。隆死。帳下農中重創。寶斬會不殊。會勒兵反攻。寶馳龍城。夫寶之坐困中山。而不敢戰也。所懼惟魏。慮不及麟。麟亂出亡。所懼惟麟。慮不及會。會又背父。寶則安歸一人之身。敵國難之。其弟其子復難之。寶殆將死矣。慕容詳殺會。麟殺詳。魏王珪逐麟奔鄴。寶還龍城。可幸休息。乃更圖伐魏。士心嗟怨。段速骨等因衆作亂。蘭汗擊殺之。遣使迎寶。寶入城被弑。寶卽位逾年。日罹鋒鏑。前欲避魏兵。而不能避麟會。後欲避段速骨等。而不能避蘭汗兄弟。躁則觸藩。凶則滅頂。寶真窮哉。長樂王盛。寶之庶長子。沉敏多謀略。輔垂興復有功。寶赴蘭汗。盛流涕固諫。不從。寶遇害。盛幾死者數矣。外依蘭氏。內行離間。卒誅汗等。犯險

忍辱克還舊物。楚昭反平王之國。燕昭雪子噲之恥。未若是難且烈也。享年二十九。竟遭賊傷。天不祚燕矣。垂少子趙王麟。佐寶弒段太后。又謀弒寶。逼寶失國而死。慕容詳守中山。拒魏麟襲殺之。上尊號于慕容德。既復謀反。為德所誅。彼實亂首。不免夷戮。然猶恨其緩死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終

